

精神家园

芬芳宜人的六里桥

李云娥

有些遇见，就是一场猝不及防的惊喜。比如六里桥，当你与它邂逅，就无可避免地被它惊艳。

岁月悠悠，很多事物都随流水而逝，六里桥却在顽强地抵挡着时间的收割，在红尘中熠熠生辉，成为光阴里一颗璀璨的明珠。

家乡五峰铺，是一个繁华热闹的现代小镇，也是个“处处画雨烟”的江南水乡。它毗邻零陵、祁阳，位于三县交会之地，有“五邑通衢”美称。古街道有六里之长，旁边一个村就叫六里村，靠近村边的桥因故取名叫六里桥。这座风雨桥，长40米，宽6米，上面修建着高大气派的凉亭，下面有3个半月形桥孔。以前，此桥是塘田市、白仓到五峰铺、祁阳等地的交通要道。

它“百尺长虹横水面，一弯新月出云霄”，是桥中的“小家碧玉”。它坚固、美观、大气，气势磅礴中夹带着柔美恬静。桥面两侧有石栏，栏板上雕刻着精美的图案：有的刻着两条跃跃欲飞的龙，嘴里吐出串串水花；有的刻着两头狮子，尾巴高竖，各自回首遥望。所有的动物都栩栩如生，真像活了一样。

桥边的石缝里，偶有大胆的野草，从缝隙里探出头来，给石桥带来了勃勃生机，增添了几丝柔媚。

桥顶上的凉亭，盖了青瓦，挑夫走卒、引车卖浆者累了，可以在桥上歇歇脚、聊聊天、吹吹风，顺便还可以吆喝两句，卖几碗豆腐脑、几片桂花糕。他们不会有“伤心桥上春波绿，曾是惊鸿照影来”的伤感，就觉得流水的声音让人心静。

夏日，母亲最喜欢坐在桥上的青石上。石头越磨越亮，恍如一面青色明镜。母亲靠着栏杆，用手轻轻捶打那直不起的腰，还有那跟随她半世的疼痛，仿佛这么一捶，疼痛会随流水而去。父亲端着一碗芭谷烧，在桥上踱步，时不时喝一口，咂巴一下嘴，他的江湖就是酒。诗和远方在酒里荡漾，一口酒下喉，所有的疲倦和烦恼全溶解了。站在桥上眺望，炊烟拉扯着清风，以民谣的形式，从屋瓦间袅袅飘升，空中唧唧的雨燕，比炊烟飞得更远。

晚霞里，桥边坐着的几个渔者，被夕阳涂抹成一幅金碧辉煌的静态画，钓一杆水墨丹青，钓一首唐诗宋词。“千尺丝纶直下垂，一波

才动万波随。”阳光下的石桥，每一块青石都浸透着清凉和唯美，每一道水流都洗涤着人的眼眸和灵魂。石桥活成了乡村里一首律诗，活成一朵素雅的花，不耀眼夺目，却芬芳宜人。

从桥上走过，如果你是细心人，留意脚底下的石板，你会发现，青石板上刻着一副“三一三”棋盘格。它不像那高雅的围棋，文人雅士们正襟危坐在亭台楼阁里，泡着香茗，双方屏息凝神，左右冲杀。它是一种属于下里巴人的棋，是一种简单的乡间娱乐。

“三一三”棋我们当地叫“草棋”，因为是把野草当棋子。把野草掐成长短两种，摆在棋盘上，双方坐在地上就可以下起来。看到刻在桥上的棋盘，许多美好的回忆泉水一样涌出来，叮叮当当弹奏着快乐的旋律。

岁月的脚步匆匆，而石桥却气定神闲，如得道高僧默然打坐。风来了，雨去了，水涨了，它静然无语。多少年过去，陪伴它的人从童年到老年，换了一批又一批，它仍然是“一溪秋水一横桥”，风韵犹存，气度非凡。

古老的石拱桥，是乡村里一部活着的

古韵轩

沁园春·崑山

石选华

千态崑山，地貌丹霞，独领一风。看辣峰凌宇，其势危伟；路形天塑，遥望甚宏。弄巧纤云，生花妙手，八寨群峰变鲸跃。谁不道，天一卷狭，鬼斧神工。

崑山恰似仙宫，怪一路申遗世界通。想岱宗拜首，直通帝座；黄山望黛，迎客一松。圣地人文，流芳千古，新起崑山犹应从。至那时，再相看一眼，情有独钟。

潇湘夜雨·崑山谣

蒋双捌

夷水柔情，崑山春色，江南醉美丹霞。竹林深处种桑麻。峰渐去，长烟绕翠；人远后，香影蒹葭。湘君泪，红尘苦恋，万古风华。

涛声草色，浅潭鱼跃，石径繁花。野鸟鸣春涧，月笼轻纱。云寨顶，梵音净性；山院里，青菜篱笆。停歇处，村头灶上，瑶女煮新茶。

旅人手记

灵渠随想

黄三丛

北有长城，南有灵渠。桌球面宽厚，重达数千上万斤，我和游人都惊疑先民们是怎么运载并铺砌上的。坝顶中间部分由一方方均衡的柱石竖直镶嵌而成，鱼鳞状排列组合着。大坝外侧则由片石构筑出流线型斜面，紧凑规范，营造出与大坝浑然一体的美感。整个坝体呈直角梯形状，仿佛一位侧卧着的尊者，尽职尽责地守护着这方神圣的天地。我感叹，古今多少人和事，尽付烟云中，唯有这横亘在两段江流中的大小天平，历经二千多年的波涛涤荡洗劫，外加风霜雨雪剥蚀，依然坚如磐石，稳如泰山，一如既往地发挥着正能量，足见先民们的远见卓识，和巧夺天工的才艺技能！

我扫描着尊者躯体上一道道被风波刻画出来的皴裂，和时间沉淀下来的斑点，脑海里描摹出丰水期间，两匹瀑布漫过大小天平，汹涌澎湃飞流直下的壮阔气势，耳畔响起老人浑厚的古老歌声，韵律里拷贝出先民们深邃睿智的目光与勤劳勇敢的身姿。这歌声的主旋律是民族融合、国泰民安。我分明还听到了这首古曲已和上新韵，音域更加宽广，音色鲜活清新。就是到了现代，灵渠仍然老当益壮，为两岸各族人民群众航运交通和农田灌溉出力。只是到了当代，公路网密布，陆路交通方便、快捷、量大，灵渠的航运功能才有所弱化。可这位长者仍然担当着为两岸农田灌溉的使命，为发展民族经济，促进各族同胞携手共进而踔厉奋发。同时，作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，灵渠里的游览观光船，南来北往，络绎不绝。如今的灵渠两岸，容颜焕发，风光无限。置身其中，只见人在画中游，画在水中流，诗趣盎然。

如果我说，国家要强盛，人民向往和美幸福生活，是中华民族亘古不变的主旋律，那么，灵渠演奏的就是永恒的强国富民之音，且随着时代的演进，不断推陈出新。（黄三丛，武冈市双牌镇退休教师）

我从铧咀顺着灵渠往下游流连，被“大天平”和“小天平”两大奇观惊艳住。为让地势高于海洋河的漓江接纳分流，前人脑洞大开，从铧咀根部到湘江下游的小岛处筑起大坝，叫做“大天平”，以抬高水位注入灵渠。初始，漓江上源的大溶江相距这里三十多公里。为与海洋河贯通，人工开凿出一条五米来宽的河槽，叫秦凿渠。后经历代扩容达十余米，更名灵渠。灵渠承载量有限，分流过来的水时丰时瘦。为控制流量，前人又从铧咀根部到南陡阎砌起“小天平”，让多余的水泄入湘水滩涂。何谓天平？我墙缝钻进来，半夜常被冻醒，此后便是长夜漫漫难入眠。

星移物换，日月如流。现在我夜宿于椒林，想起彼时自己在山区衍生出的那些狭隘认知，其实是掺杂了太多个人负面情绪。当一个人灰意冷、茫然沮丧的时候，自然就会满眼看花花不语。譬如，这次我来到椒林，由于心境舒畅，一下子，这精美别致的民宿，叫我看到一种结构美，感受到时代变迁下的山乡魅力。曾经，我像许多向往繁华喧嚣城市的人儿一样，宁愿辛苦一生，也要住进钢筋混凝土筑成的高楼大厦。而这次，久居城市的我，睡在葱郁群山环绕的椒林旅游胜地，感受着夜风送来的清新空气，浑身清爽。

朝霞

朱巨滨 摄

双清
SHUANGQING

红色是中国的喜庆色，大红春联表达了人们对新的一年的希望，能烘托出浓浓的节日气氛。春节普天同庆，在农村地区除了各家大门、房门等要贴春联外，其他地方也要贴春联——堂屋贴“万事如意”或“百无禁忌”之句，粮仓贴“五谷丰登”之语，厨房有“上天言好事；下界降吉祥”，神龛有“土中生白玉；地内长黄金”“土能生万物；地可发千祥”……家禽家畜是农民的宝贝，少数地方的农村猪圈、鸡鸭棚等处也贴春联，或者用红纸写的一句吉祥话，一般是“鸡鸭满圈”“牛羊成群”“六畜兴旺”之类。个别农家院里有树木的，树木上要贴上“树大根深”之语；有外墙的，墙面上贴“春光明媚”；甚至厕所也要贴上“饭饱来

春联絮语

春联的民俗特点

邹宗德

朝”之类的话。正可谓天地之间一片红。

贴春联也有很多“禁忌”。家中守丧，则三年不贴春联；有的地方不贴红春联，而用白、绿、黄三色，分别用于第一、二、三年的书纸颜色，故白、绿、黄三色的对联俗称“孝联”“孝春联”或“丁忧联”，第四年服丧期满才恢复用红纸；有的地方在守制三年分别贴黄、蓝、绿春联；有的地方第一年不贴春联，第二、三年分别贴黄、

紫春联。孝联内容，通常表达追怀思远之类，如“慎终须尽三年孝；追远常怀一片心”“克勤克俭亲世泽；太初太素旧家风”“亲恩未报难还礼；孝服无除免贺年”。

当然，各地的习俗也不尽相同。在闽南一带，贴春联时，左、右联勿贴错；贴春联的时间多是选在除夕日的上午；春联字数应是单数，一般字数以五个字或七个字为宜。“福”字不可随意贴，老百姓家的正大门可贴“福”，但得正

着贴；家里的单扇门、窗户的横梁上也可正贴“福”。诸如米缸、水缸、酒坛之类的，则可倒贴“福”字，寓意把缸里的福倒出来。闽南人家有丧事的当年不能贴春联。再如，有的地方喜欢在家里单贴“春”字，在闽南，则不提倡。

春联是时代现实生活的艺术化的反映，能彰显民族文化心理、审美趣味、生活智慧。

贴春联的习俗一年又一年的延续着，成为连接过去、现在以及未来的纽带，成为人们传承亲近传统文化的载体。她传承着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内涵，承载着人们寄托希望、宣泄情绪、标榜宣示和记载历史的作用，承载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和道德情怀，值得我们好好传承下去。

去年金秋十月，雪峰山上层林尽染。受洞口县作协邀请，我有幸参加了“文学照亮三湘，邵阳红遍洞口”名家采风活动。采风团成员有谭谈、游和平、阎真、刘克邦、梁瑞娜、姜斌斌等众多名家大咖，通过与他们接触、交谈，我受益匪浅。而桐山椒林是活动最后一站，也是我内心颇为向往的地方。根据活动安排，晚上大家将下榻椒林民宿，并将举行篝火晚会。

椒林民宿深藏于绿山腹地，为新建，上下两层，房间有二十多间。它古朴古色，清幽雅致，与周围环境融于一体。屋后是幽静古朴的步道，枝繁叶茂的古树，结构精美的竹制亭子，真令人诗情澎湃。

那天晚上，美中不足的是，欢歌笑语的篝火晚会竟被一场不识风情的雨打断。我兴味未尽地回到清新、舒适的房间，躺在散发着浓厚原木气息的房间里，聆听着窗外潇潇雨声，思想却如空中流

樟树坳茶座

椒林情思

谢立军

云，缓缓从脑子里飘散开来……那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，我刚刚迈出学校大门，来到了幽深的山林里。夜深人静，躺在木房子里面谛听雨声，身子却像烙在铁板上的煎饼一样翻来翻去。

山峦攒萃，连绵起伏。一条盘旋曲折的小径，从山脚下延伸到群山腹地。几幢木质老房子，稀疏地竖立一个个山谷中，乃是我和同事们的栖居之地，没有电，没有自来水。这里距离山下很远，要到山上挨得最近的百姓木屋，也要翻过好几个山坳坳。说句老实话，当时，我几乎找不出理由来说服自己像葱翠山林里的草木一样安静地待下

去。尤其是，走在朽坏的木地板上，常发出“嘎吱嘎吱”的声音，且常有老鼠从角落或床脚下疾速地窜出来，这让我对这样的生活条件更是平添了无限的厌恶。

那两年，我觉得自己就像被发配偏远之地，每天从山里疲惫地收工回来，再被赶进那间木房子里，常涌出一股“囚徒”之悲。不止一次，我在睡梦里被肆无忌惮的老鼠吵醒，憋着一肚子火跟老鼠斗智斗勇。更难熬的是，山里空气湿度大，木房子密封性差。春季到来，雨水繁多，房间潮湿，连床上被褥都有很重的湿气。数九隆冬，地冻天寒，冷飕飕的寒气透过

窗外，雨声仍未停歇，我躺在软绵绵的床上，情感像烟雾一般，在房间里萦绕。（谢立军，湖南省散文学会会员）